

婦女問題研究叢書

加本特戀愛論

樊仲雲譯



1929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付印
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版
一九二九年三月再版

著者

愛德華加本特

譯者

樊仲雲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開明書店

開明書店

**Love's
Coming-of-Age**

By

~~Edward~~ Carpenter

戀愛論

吳仲璽譯

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

1927



特 木 加 著 著 書 本

目次

本書著者加本特(銅版圖)

代序.....	五
一 性慾.....	一三
二 未成年的男子.....	三九
三 奴隸的婦女.....	四九
四 解放的婦女.....	六七
五 過去婚姻的回顧.....	八七
六 將來婚姻的預測.....	一〇五
七 中性.....	一二九

八	自由的社會·····	一四九
附錄		

論星與生殖器的崇拜·····	一六五
論原始的羣婚制度·····	一七二
論嫉妒·····	一七六
論家族制度·····	一七九

代序

時候很早，在一八九四年，我就着手著述關於兩性問題的小冊子了。那時，兩性問題普通是禁止的，實際上也絕少有人談及，雖然在現在是差不多已爲衆人談笑之資了。我因爲此類小冊子，必定難邀一般出版家的垂青，所以委託曼徹斯特勞動印刷局去擔任發行與印刷的責任。這是一個傳播社會主義文字的小結合，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委員。小冊子有戀愛論，女子論及婚姻論，銷路很好——每種達三四千冊。我因爲這三本小冊子的成功的激勵，即於一八九五年開始把他們合在一處，並繼續的加入新材料，直至成書預備出版——這便是我後來所名爲 *Love's Coming-of-Age* 的。我就把這書委託斐

煦安文 (Fisher Unwin) (因為他已是我“Towards Democracy”的發行人) 他居然承受了——擔任自己出版，並允給我相當的版稅，他的合同是簽字在一八九五年六月。其間，在一八九五年一月（雖然日子是一八九四年）我在勞動印刷局以同樣的關係，出版第四小冊子，名曰同性愛——在英國，公然的討論中性問題的，我想這怕是第一次。因此，我在書面上特印着“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only”幾個字，印數也比較的少，——並不出售，我只選那些對於這個問題有興味的，或能貢獻意見及報告的，隨便分送。實際上，我的目的是想藉此以與他人接觸，由此獲得材料以爲異日研究改正之資。但是，此書的出版雖然是這樣不聲不響的，却也激起了一點驚異——在艦隊街一帶，據聞曾激起很大的反動。但是事實很明白，要是那時沒有王爾德 (Oscar Wilde) 事件，這是不會發生的。王爾德於一八九五年四月被捕，自此以後，一切性的問題即爲衆人集矢之的，自然，中性問題，其被斥責也愈甚。（關於王爾德被捕事件，可參見他自己所著的獄中記 “De Profundis”，文學研究會叢書中已有譯本。）

初，同性愛這部書，我本無心納入我所計畫的新著中，並且連絲毫都沒有想到；但是由這既存的事實，使斐煦安文覺得非常困難，他想廢去關於印行戀愛的將來一書的合同，我百般的強制他都沒有效果。實際上，他寧願犧牲其業已化去的錢（因為本書已排好一部分），而不願繼續出版。由這情形，我自然不能強迫着他。他的困難我也能够原諒他。我知道這是有種種的原因。後來——向民主主義賣完了，他並此也拒絕出版！

這樣，我的兩種著作，戀愛的將來與走向民主主義，像兩個可憐的孤兒，遂都絕跡於世了。

現在，我且再說一說戀愛的將來。我因為受了斐煦安文的拒絕，於是便去找 *Sohn-schtein* 與 *Bertam Dobell*，——其他還不下五六家，但是他們都把頭搖着不肯承受。王爾德的事件了結了，關於性的討論也就接着沉寂下去。（我在此地應該聲明，我與王爾德實未曾會過面。）我無可如何，只好回到曼徹斯特的勞動印刷局，把本書交他們印刷——第一版是在一八九六年。

想起來真奇怪，這還不過是二十年前的事，到現在竟大不相同了！在一八九六的時候，凡是「正當的」出版家是誰都不敢承受這部著作；但是到了今日（一九一五年），此類書籍發布甚速，我的一本書簡直已是過時的，裝腔作勢的東西了！但要知道那時，因為強烈的反對與峻嚴的輿論，真使我難於著筆。一般人差不多都立即會引起誤解，使我不勝防備。實際上，那時我是每章都易稿至四五次，纔覺得稱心滿意呢。

戀愛的將來（像 *England's Ideal* 的一部一樣），自然應該由女子擔任著作的；但是我無論如何，不能使我的女友來做這事，不得已，只好自己動手。瑞典愛倫凱（*Ellen Key*）開始作戀愛，結婚，兒童等類的書（我想也許是同時），大大的照耀了西方的世界；但在那時，她的名字，她的著作，我都沒有知道。

本書出版以後，立即風行於社會主義的讀書界，本來我的名字是早已有聲於這方面的。但是本書之深入於比較「正當的」讀書界則尚須有待。本書在一般正人君子前的成功，其第一個徵兆很為有趣。一天，我以事去訪問倫敦一個著名的出版家（他雖然拒

絕本書，但曾爲我印過多種著作，把當前的事情商量妥當以後，他忽然詢問我戀愛的將來一書的銷路。自然，我的回答是說頗佳。『我想』他用一種警責的音調說，『從前我們的拒絕這書，也許是錯的。大約一二星期前的星期日，我在禮拜堂中（也許便是 Congregational 或 Unitarian Chapel）教士從你那本大著中引了一二頁的話，大大的贊賞了一番，並且還把出版地址及價值都介紹給大眾。我看見有許多人都隨即記在日記簿上。』他停了一下，又接着說道：『真是很好的廣告——我敢說，價值夠三四十冊的書！』我不禁笑了。自然，他是覺得非常失望！但是由此事實，可知希望還在將來。

一九〇二年，上面這家出版者很高興的答應給我印刷發行——自此以後，就由他們（及他們的繼承人）印行至今。這在英國的銷路，雖然沒有德文譯本那樣的出人意外的成功，但我敢說是很好的。

——譯自 Edward Carpenter's "My Days and Dreams," p. 194-198.

原书空白页

幼小的愛神，普通多以小孩爲代表；想起了他在人類中離奇的行動，也許確是相稱的。但是現在，兩性關係已有產生新的禮法的朕兆了；下面的幾章，便想在許多事物中，指出內在的法則，——不是外的——以爲將來戀愛到了成熟之境時的指導。

——著者

原书空白页

一 性慾

性的問題，因為很難處理，所以一般人的沉默不言，或意存畏忌，也是事所當然。（註）
性慾之爲物，在冥冥中實佔人心之一大部；惟關於此事的論述，則向來很少，且誤會之處亦頗多。普通常由極簡單的論述，橫加推測，隨意解釋；有制限的自由，反誤認爲放縱恣肆的讖符；而文字所示的意義亦爲之顛倒不明了。

現今對此問題的態度，事實上頗多拜物教的意味。雖然，性在萬物間果佔何等重要的地位呢？自原始時代以來，性與人類個人的衝動——不單如此，且與其宗教的情感及禮儀，果有何等深刻的關係呢？我們對於此事若能明白知悉，則所謂性慾，固亦常事，不足爲異。

性的要求，實爲我們次於食慾的最原始的最必要的欲求。而在近代文明生活，則所

謂性慾，或者竟意識的居食慾之上。因為在近世社會，人類於食慾方面，尙能有相當的滿足；而性慾方面則因須受法律習俗種種強力的制限，不得滿足，結果只能深藏心底，無他辦法。

因此，探究此種慾望之所在，而討論其利用制御之方，以明其個人的與社會的含義果爲如何；在現代男女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了。

在男女兩性中，固然也有毫無情慾的——其人初無戀愛，且無強烈的性慾——但總不常見。在事實上，性慾是一種普遍地經驗的事情；概括的說，凡屬成人總有此一度的實際經驗。其中雖有例外；然如前所言這種本能，植根既深，範圍又廣，故欲求我自己的，他人的，及普通人類生活的了解，欲圖自己的能力有相當的發達，在原則上這種經驗是必要的。

在這里，我以爲將來的社會生活，必將承認這種經驗。像今日許多婦女被迫着處於強制的獨身狀態（但那些自甘於獨身生活的，可不受這惡名），亦必如賁淫一般被視

爲可悲的國民的罪惡。並且，賣淫的罪惡，在有些地方還是此種惡俗的一面，即使不然，也是必然的由此種惡俗引起的東西。

當然，自然（雖有人類的事物，但此處的人格化，是指比較無意識的本能與力而言）對於性，決不蔑視而加以相當的注意的。她（自然）自有其應盡的目的，是以種族保存爲職志的，有時與個人簡直毫不相關。但是她以驚人的勢與力，舉動非常橫暴，對於近代日益發達而更意識理智的人類的理想，殊多扞隔，不能調和。她簡直是不加之意的。青年之人，深深的受到性慾的激動，突然之間，自己便覺得有一種大力——這是一種具有大力而存在於其自身中的潛在意識力。當戀愛的時候，他感到一種超越人間的衝動——這是當然如此，因爲他想把自己與宇宙的能力及實體，即創造未來的種族，充溢廣大的空間及數千年的時間之力合成一體。他矚目自身中無底的深淵，於其顯露感到恐怖而戰慄。他對於自身的感覺，正和他對於自己引起熱情的對手一樣。總之，凡戀人目光的交接，常深入內部，洞矚彼此間歷來的事實，覺醒無數年前的幻夢。